

濂

亭

文

集

濂亭文集卷三

武昌張裕釗廉卿

湘鄉相國會公五十有八壽序

往者湘鄉相國會公閱壽五十爲咸豐十年裕釗郵觴  
詞稱引南山有臺之詩以爲祝且必公當平賊致太平  
越五年大軍克金陵粵賊平及今歲燃賊亦平裕釗私  
獨輟然謂往者壽公語固終效邪及是

天子詔公自兩江移督直隸於是公年五十有八矣南  
中人士之在金陵者惜公之去而不可留也謀以公誕  
日衆執爵爲壽乃復以壽言屬之裕釗裕釗惟公提一

旅起湘中義聲感動天下豪雋魁桀才節偉人雲興而  
從之淵謀羣策雷動神應萬眾一譁順風而邁遂南清  
江表北至于河朔匈奴妖蕩息天地清曙手援赤子出之  
水火之中燾冒煦育瀕萎而蘇十五年之間而海內大  
定澤流於千里文武威德忠誠愷惻徧孚於中外鴻卿  
鉅人學士大夫隴畝山澤之眈外薄四海鬚首繼結之  
遠人愛悅而歌頌之於千萬年永世無極顧公則澹乎  
不以自有若春風之被物翛然飄浮雲而過乎寥廓之  
表而百草草木皆甲圻也則裕劍烏足以知公之所爲  
哉抑又聞之成萬物而不有其功者天之道也是故歷

古今而不毀君子法之常虛其中以與物相衙雖震動  
憂勤苦身勞形而內不撓利澤被於人功高乎百世而  
不以已與是故其神全其神全故物莫之能傷而祉福  
屢壽應焉莊周有言汝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不爲私焉則天下治矣又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  
可以長生周之言與夫聖賢之旨固若有間而自通人  
者觀之則其理未嘗不可以相發然則天祚

聖清其將益佑我公黃髮壽考輔成萬世無疆之庥乎  
夫裕釗往者之言旣驗矣今之言此其必有合也

王觀臣副戎五十壽序

人之盛衰果以其壯與老乎哉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  
弱三十四十而曰壯曰彊五十始衰至於八十九十而  
爲老與耄者世之大常也然商周之際師尙父老起海  
濱而鷹揚於牧之野漢趙充國遭請羌畔獨自請馳至  
金城年亦且七十餘矣其規恢宏遠而計慮周盡雖盛  
壯之人不能過也出是觀之人之所以爲盛衰無亦以  
其志若氣耳志氣頽而恭然其不能振雖若年二十三  
十四十不啻其老焉耳志定而氣充神王而守固雖若  
八十九十不啻其壯焉耳而得謂之衰且老乎而况其  
未及是者乎天下之務莫不以志氣爲盛衰若夫受任

軍旅之事國之虎臣則尤以其壯勇膂力爲用者也故其盛衰強弱而天下乃與爲輕重平居無事總三軍之衆營陳之制饒糈之數擊刺角力教練之法將士之材鄙勇怯車甲兵械之良楛皆以一心嘗嚼稱量而識其利病一日有變提數千萬人之命爭勝負存亡之機而俯仰縣於噓吸芒乎艱哉非夫志足以帥氣歷百變而不撓者烏足以任此哉往者海內兵起軍帥武臣遭遇事會攘兇盪寇人自奮於功名大難旣夷

國家甄勞賚功所以

褒寵優渥之已甚其上者

錫爵傳胙榮施於孫子原其初類皆起於庸沽屠販市井田野之夫一旦高門豐屋名園膏壤琦服玉饌帷帳狗馬婦女象犀珠玉瓌物充積爛漫於前貴極富溢心蕩志盈濡首酣豢而驕侈至於無等肆焉自以爲天壤之內莫我尊且賢者彼其人固尙犖然壯佼也身則未老而其質固已敝矣天地之道老者祧而穉者嗣遞相嬗而日新以不窮故私嘗獨論今日之事欲贊桀俊厲武節爲疆本折衝之計莫若差擇戎臣之中視其名位之稍後者任之以事而察其材徐焉而乃以希其成功其他則皆所謂物之旣老者也副戎王君覲臣樂善而

不矜與人交必爲之盡吾黨故時樂從之游而悉其爲  
人蓋其志與氣有足多者先是君亦以從軍隸諸將麾下  
下其後特爲會文正公所器累官至副將任江甯左營  
游擊兼治新兵營其申儆軍政率厲戎卒勤而篤公而  
明嚴威而不殘警敏而無欺所治軍嫖姚精整爲一時  
冠衆莫不稱之又洞明諸務於人之情僞事之利鈍無  
所不究悉居常義勇激發時時思一得當以報

君上未有因也始君雖在軍中故未常特將其所蘊蓋  
鬱而未施今方內雖鄉甯然伏莽之戎諸行省往往而  
在東南瀕海萬里之地疆事尤絕重鉅自



朝廷及中外大吏孳孳以求將帥之材爲亟以君之所  
挾如是所謂穉者嗣而日新以不窮者其將在茲乎君  
年甫五十其氣蓋方盛而未衰然雖由是而進以至於  
八十九十吾知其猶今日也師尙父之烈非後世所敢  
望已且使君得如趙充國者益老其材而寄之以疆場  
之任豈非

國家之所重賴哉今茲九月爲君五十覽揆之辰裕釗  
與同志諸君謀爲君壽不敢爲世俗虛美之辭獨爲論  
當今之勢與其勗君於無期者而書以祝之

代某公梅小巖方伯暨雷夫人五十壽序

自元時置中書行省而明代更爲布政司

國朝因之其職自郡縣守令至於丞簿除授更調黜陟無所不掌自漕糧征榷軍糈吏祿與其它凡百錢穀出入無不綜而咸豐以後天下用兵財費浩穰眾務猥冗一集於布政司布政司以上乃有督撫然督撫總其成察其善不而已其辨論官材籌量食貨一省之鉅政責成委寄翳布政司是任若夫江蘇財賦甲於海內其金陵又居南北之衝平居接待官吏省視簿書鈎校金穀贏縮自朝至於日昃無暇晷

朝廷遣使兼圻大吏四方冠蓋往來賓餞縵屬於國門

之外重軍興以來江甯爲兵事所終始大難旣定百廢  
叢脞故艱鉅殷繁號爲天下最居其位者非夫天之畀  
純神明茂清而精力瞻固夔乎出於眾人者烏足以勝  
此哉且夫人之任事鉅細劇易羸拙視其精神資力以  
爲受者也譎材薄德與之一官一邑而皇皇若不足進  
乎此者或裁足稱而已其上者乃投之艱大而沛乎其  
若有餘人之度量相越如此其不可齊也一存諸其賦  
予乎天者而已矣南昌小巖方伯蚤歲取甲乙科入翰  
林復由部郎薦居諫垣幹局隱然遠近想聞其風采後  
典郡粵東聲譽焯起受

兩朝特達之知洊擢今任蓋敷歷中外二十有餘年矣  
始方伯官京師嘗奉

命返鄉里與治團練擊賊市汭破之在粵東弭平恩士  
咨民之難再擊賊東江平之南北水洋盜俶擾往擊大  
破之又討賊曹冲應時殄滅所至益講求時務尤精九  
章筌術旁逮泰西機器火器制造之法無所不究悉及  
開藩白下尤以兼綜諸務爲一時倚賴人士之賢不肖  
財貨之盈絀下至閭里市井幽隱銖兩毛髮之事皆心  
識其然而躬自釐剔之前後任江南大吏若曾文正公  
馬端敏公順昌丁公香山何公濰縣合肥兩張公暨今

總督開縣李公皆當世鉅公偉人也其爲治張弛競絀  
異施性量剛柔溫肅緩急異齊方伯以一身處其間奉  
法順流維匡劑和無所不得其理及江甯一郡守兩縣  
令仰承大藩順以無事儻乎忘其所居之爲劇任也乃  
至於他郡縣坐以照之不勞而治以其暇日賓接賢士  
大夫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若不自知其爲達官貴人  
者豈非所謂天之畀純神明茂清而精力贍固質乎出  
於衆人者歟今者焉逢閏茂之歲日在星紀之月爲方  
伯五十覽揆之辰而配雷夫人亦以是歲登五十壽江  
南吏民咸喜悅而慶頌之夫方伯之稟於天者厚故其

成諸能者博而施諸人者廣則其壽於世之必永也又何疑乎方今區寓彙甯

天子厘思維新之治尤孳孳以委任疆臣爲亟方伯之簡在

帝心也有日矣其由是畀寄一方開府建節布德施惠以答望澤之朧垂恩儲祉期頤老壽而輔成

聖清無窮之烈固不待諛龜灼兆而可決其信然者也某等幸得從方伯後同官江南稔知方伯治績與其行事深愧以爲不逮顧其慕望愛悅之私結於中而不能已也乃以方伯誕日竊爲祝嘏之辭借諸寮友敬獻之

左右方伯以某爲知言者其必欣然而舉一觴也夫

范月槎觀譽六十壽序

昔列禦寇莊周疾當世之士驚於功利湛於智詐漸毒以失其性而賊其生故其所稱若紀渚子季咸庚桑楚之倫皆取必於所謂心與天游而神無却者以謂全身而養生道莫尙乎此然二子之言雖亦曰以治天下而要其歸則壹爲夫絕弃世俗自放於物外者言之蓋其指出於有激因以是極其一偏之指而肆其沈洋連狃之辭曼衍以窮年耳若夫游乎世而接乎物軒冕珪組之榮無所却而志不滓醜酢贈答之女弗廢而性不汨

非有所激於時而自率其素冲乎其虛也汎乎其無所繫也斯則真所謂其天全者矣足以全身而養生者矣蓋嘗論夫人之生其天無不全也者欲既興而自鑄之而自鑠之爭效愛惡攻取以焚其中眇聲曼色珍琦淫巧以熒其外日劘刃於彫靡驕僨壽害之鄉憎自以爲得而不知其智之鑿而天之不全也有而忘貪伎之機遠燔灼之酷邕容而樂豈憺蕩而相羊以遊乎天者其神完其氣恬而不競而其祉福之多年壽之永豈有量乎故曰是誠足以全身而養生也觀晉范文月槎先生質厚而氣和貌恭而行慤其學也於書之善者博購而



廣聚之汜覽而不勸然以適其所好而已非欲以奇博  
炫於衆而上人也其仕也自舉京兆試歷中外官至觀  
詹一聽其自至而已非有慕於榮利而求得之也其遇  
人也無親疏貴賤無愚智賢不肖和而易儉而裕汜愛  
而一視而人之遇之無親疏貴賤無愚智賢不肖亦莫  
不慕而悅也茲所謂其天全者非與先生於裕釗故丈  
人行而常弟畜裕釗自少時同歲補學官弟子中又重  
以姍連每赴有司試至省門及其後走京師相從奉手  
游處之日爲多當是時先生從子紫函鶴生與一時英  
俊之士皆年少志盛弦歌酒讌酣飲笑謔劇醉歡呼輒

連旬日而先生冲然夷懌狎久而不厭衆皆樂就之後  
值寇亂諸人士散處四方或零落不復相見裕劍亦離  
十年始得遇先生於江南追念舊游恍焉如隔世事而  
先生願益冲夷瘳於曩時貌若加豐而神若加王乃以  
今茲踰然登六十壽然後歎身世之多故盛衰離合之  
不可常而先生之道冲而用之不窮至於耆艾而不衰  
爲不可及也裕劍年少於先生數歲而體貌故蚤以日  
槁鬚髮大半白矣撫今追昔俛仰數十年之間愾焉太  
息瞻先生之光儀慕望不可得至乃推其所以致此者  
以效其愛悅之私而質諸先生且卽爲獻壽之乘韋云

吳育泉先生暨馬太宜人六十壽序

裕劍往者則聞桐城吳侍讀至甫善爲文常欲一識之  
不可得同治七年秋來江甯廼晤至甫相國會公使署  
索其文讀之誠辨博英偉氣逸發不可銜控裕劍深退  
避以爲不能及也而至甫顧盛推余文且稱其尊人育  
泉先生母氏馬太宜人並以明歲登壽六十欲得裕劍  
一言爲壽裕劍謝不能至甫則固以請因益爲言先生  
居約而能施積行而不求聞少常客游而孝弟充裕太  
宜人又能曲喻先生之志而推行之潔治甘旨振救貧  
乏資用或不繼則脫佩服出質相佐助桐城人稱家法

之善曰吳氏方存之者裕劍舊遊也亦道先生躬至行  
不鈞取聲譽而人人信其一言至甫稱其父母皆信宜  
其有賢子者存之故亦桐城人也裕劍自少時治文事  
則篤耆桐城方氏姚氏之說常誦習其文私嘗怪雍乾  
以來百有餘年天下文章迺罕與桐城儷者聞獨聞龍  
眠浮渡諸山水古所稱絕勝也姚氏之言以謂黃舒之  
間山川奇傑之氣蘊蓄且千年宜有儒士興於今理固  
當有是邪曷時往來楚皖之交泛舟浮大江中流望皖  
西北諸山隱然出雲表其隆萃秀異絕可偉也乃心念  
方氏姚氏往往稱其鄉多隱德君子伏匿澗谷之中今

宜尙有其人處於彼者乎時時欲一往游焉其後得交  
存之今復交至甫又因至甫及存之聞先生裕劍於桐  
城有爲我主者矣異日余儻得遂其往游之志幸見先  
生暨太宜人期頤壽考摠衣栗階敬舉一觴因得奉几  
杖從先生後徧攬龍眠浮渡之勝訪桐城諸老之舊聞  
益僖存之至甫抵掌論文究極幽眇而相與徜徉肆乎  
山水之間其爲快且幸宜何如也敬奉此爲壽言獻諸  
先生俟他日爲之徵

蔣之醕觀譽暨李恭人五十壽序

觀譽蔣公以咸豐十年畢陔之月閱壽五十而恭人李

氏登五十壽之年則爲咸豐八年既再踰歲矣其令子  
某將以今茲月設燕召賓爲公壽且爲恭人壽而以壽  
言請於裕劍裕劍惟壽言之作蓋原於古詩之遺行葦  
之四章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閭宮之八章曰曾侯燕  
喜令妻壽母所以道其功德而祝其壽考其辭必皆託  
於詠歌以永其言相與往復稱誦而不厭古人忠愛之  
厚辭義之懿於此猶可見焉今觀警公起鄉里從軍江  
西湖北諸行省所至戰績炳然宅日固宜在史氏記而  
恭人克脩內職使公得揖志於王事淑德懿行旣著稱  
於鄉邑又將埒公以傳載於無期是皆無待於裕劍之

杖言爲惟謹以覽揆之辰竊庶幾詩人之義作爲詩歌  
以爲公與某人稱觴之辭其辭曰

皇撫區夏九服繩繩覃及殊方莫不我承寢兵櫜武同  
我文治塗飾萬品恬以無事多士承風遺蛇進退就溺  
所安以武爲忌包容荒容納姦萌其隩窺窬竊發一熾莫  
掃衡嶽律率造天與齊湘資蕩滯交流其涯篤生英哲  
除時之穢犖犖羣公相望宇內公與其間驂駢並驅惟  
孝惟忠誓心無渝奮迹江右推鋒之始自鄂趨黃載驟  
勞止疆圉之歲楚疆孔亟訖摧逆燄俶資公力旗蘇瑯  
戈所指賊靡南中載謐厥功孰紀饋人以福壽爾多壽

神其人謀爾助爾佑勤效於

國教行於家有齋淑人義叶齊扶公忘其私其人治  
樂羊皇甫於今有之有子能賢媚於君親以勞躋顯惟  
教無訾祉福麗禔相踵於門克與人施乃協於天太常  
之績衛鼎之銘此詩其信請爲之賡

代某公譚母謝太夫人六十壽序

天下言長生之術祖老子老子之言曰我有三寶寶而  
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  
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老子論道主虛無  
清淨爲儒者所譏而道家之徒宗之然由其道者往往



龍高世俗延壽命遠於危辱天闕之患善乎許氏月南  
之說曰老子學易而有得於坤者也故曰元牝曰守雌  
曰知其白守其黑曰柔弱生之徒曰不敢爲天下先夫  
坤道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故以柔  
弱爲守以慈儉不敢先天下爲寶君子之於世也有開  
物成務之功有先知先覺之任所謂虛無清淨守雌處  
後者誠不足以盡之若夫闕內之行如老子所稱三寶  
則君婦德之懿而母教之至善者也自後世之士離世  
絕俗遊方之外者服膺乎此猶足以遠禍致福而永其  
天年況處闕闕之中者於斯苟有合焉其受天之祐第

祿糜壽永永無極豈不宜哉豈不宜哉湘潭譚青崖軍門其封翁某君以樸行著於鄉里遺命以忠厚爲訓配謝太夫人克守封翁之教所以治其家而訓其子者豈出乎是自其事舅始也和娣姒也睦族媿也勤而篤悱而摯周復而不厭劬庠而益厲惟恐一人之不獲其意者又躬執苦約劬劬祇慎退然如不勝衣信所謂能慈能儉不敢先人者歟篤生青崖軍門翠崖參戎並以材武勇毅顯於當世自兵事起從戰湖南北及江西江南河南諸行省斬將搃旗攻城擻邑不可勝數名譽流聞功績昭著兄弟儕於顯列而父母受其

榮封太夫人顧而樂之有餘快焉往者某耳軍門昆弟  
戰績以謂其人計剛厲武猛不可狎邇及晤軍門乃敦  
樸退慈有若太史公稱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  
辭者老子論三寶而推極之於用兵曰夫慈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  
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然則軍門昆弟  
所以致果克敵揚名顯親無亦所得於太夫人之教爲  
多而有合於老氏之旨者乎太夫人以今茲疆圉赤奮  
若之歲登壽六十軍門稱觴於室同人肅衣冠栗階稱  
壽某乃推太夫人之德實備乎老子之三寶而適符乎

坤之所謂柔順利貞者是則無疆之慶太夫人既自裕之矣期頤老福其又何疑焉遂書以爲侑觴之辭

代某公黃昌岐軍門六十壽序

昔唐李勣佐高祖太宗定天下以勇智稱然嘗謂薄福之人不足與成功名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應禍艾者諒哉斯悒也勳名之際榮顯之塗弗祿之基豈盡人力之所能致天實命之矣自古材武雄傑之倫勇足以摧萬眾謀足以棄三軍何世無之或不遭用武之時汝汝無所試遭其時矣或困抑沉淪噤不得施用旣用矣又或中道厄阻而功未竟爵位不顯於世材不得盡其長

其或遘遇事會建殊勛躋顯列是可謂得其志已迨其後也乃復有躬會危機疑謗交訐至於怫鬱以終老奄闕而不得信遠覽千歲之上近觀百年之間若是者不可勝數也若夫結髮從戎義勇激發乘機應時積功累閱渥被寵榮窮極貴盛督力未衰而功成身退居有園池第宅之適珠玉玩好管弦絲竹之樂無所不得其求當世之務渺不關於其慮而康強老福永保性命之期人事之不齊世途之阻艱如彼其甚也身獨羸若是是非所謂天授者邪長沙黃昌岐軍門當咸豐初亂起湘鄉曾文正公治水師於湖南軍門起營伍從擊賊大湖

南北屢著績效其在軍果勢勇銳將以敦慤故所至有功自是轉戰諸行省於江西克九江於安慶於金陵蘇州克省城及其後平定擒賊皆與有成勞其他破堅禽敵攻下城暑不可殫記以功累官淮揚鎮總兵漕擢江南長江水師提督封三等男先後

恩寵稠疊

賞賚紛綸聲烈懾赫同時武臣罕與爲儷寇亂旣平一旦稱疾引邊僑寓金陵城中治園亭詩卉木時從平生故舊杯酒游讌以爲樂及今歲歸然登六十壽而體貌豐碩強固猶昔時由軍興以來諸將帥履危蹈難外互

錯愕亦何可窮軍門一身而勛名祉福壽考備焉出有  
成功處有慶譽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夫天之所啟不可  
禦也軍門其自是期頤黃髮永享令名錫蕃釐而無有  
極乎

范鶴生六十壽序

余以光緒六年夏游山左適范鶴生以郎中改官觀察  
江右道過濟南不期而遇於山左使院余與鶴生樂甚  
鶴生間語余吾與子總角相好其後出接世事所識海  
內雋偉魁桀之士雖眾然其交最夙而今尙老而存久  
而不厭者莫吾與子若吾明年六十矣子可無一言且

子以文章名一世可使余名氏不見於子文耶余笑應  
曰然始余蚤歲與君同時補學官弟子余年甫十六君  
亦裁十七耳明年鄉試試錄遺學使方公以余與君及  
嘉魚李爽潛士壘三人齒最穉顧從者昇一卓床居堂  
皇中令環坐余三人用以異之余三人相視而笑左右  
觀者道然固尙能記此邪君聞爲解顏其後余與君及  
君伯兄子斌並以道光丙午舉於鄉時亦甫踰弱冠意  
氣方盛爾我投分無間蓋自往者歲以試事至省垣洎  
後走京師應禮部試未嘗不偕而吾鄉一時英俊若同  
邑金小曉伯華柯根臣茂枝黃岡吳又桓榮錢香畹崇



蘭羅田熊曰雲五緯江夏張星階架洪蘭陔調笙昆季  
皆年少志美竦起鱗萃相與飲酒賦詩詼嘲謔浪窮極  
一時之樂已而君兄弟相繼成進士而海內兵革倣擾  
蒼黃沸亂紛糾萬端余息影斂迹放浪江海之間與君  
睽違乖隔離十餘年不相見逮君奉詔歸甫得聚處兩  
載尋復別去又十年而今乃一遇於此握手相視君齒  
落頭童余亦鬢髯皓白頽然衰且老矣追念往時朋好  
相從綺裳聯襪之人乃邈焉無一存者顧余與君猶得白  
首相逢邂逅卮酒而君且登壽六十俯仰今昔之際撫  
人事之變遷是其可爲慶幸而益重以感喟者也於是

相與惘然者已久及今茲九月君覽揆之辰屆矣溯洄  
昔歲之言忤焉動於其心故於君生平之懿當世所共  
聞知者皆不暇以詳獨追述前語用爲君壽亦以明余  
兩人相與之摯也

濂亭文集卷四

武昌張裕釗廉卿

與黎莼齋書

前在金陵相從譚菽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  
月餘日矣寒臆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  
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耆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嘗  
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攷据辭章之屬其涂徑至博其  
號稱爲耑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  
曾文正公沒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  
顧惝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笙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

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笙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  
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夔絕而程  
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  
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旣至而幾於成  
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  
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  
信不敝於百世吾身則旣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  
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弃一世華靡榮樂之  
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傲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  
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

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備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蛆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耆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秣秣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耆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脩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嬰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

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俾睨乎塵垢之外雖天下  
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  
之贏失而爲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  
吐其匈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  
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答吳至甫書

春間奉到往歲除夕惠書承已改官畿甸將以儒者之  
學澤我民萌敬賀敬賀六月初旬李佛笙太守復遞到  
三月晦一函適裕釗有悼亡之戚先期歸里一昔始來  
鄂城怱怱未及報所需姚氏評點漢書一時未遑鈔寄

請以異日可耳來書過以文事見推且虛懷諮度諳諳  
無已裕釗則何足以知此雖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其  
愚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爲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  
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則所以  
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  
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  
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  
然自爲一事常乘乎其機而緼同以凝於一惟其妙之  
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動皆  
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

也甯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爲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與古人訢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沉思力索爲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爲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



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爲文則  
一以意爲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閣下以爲然乎閣  
下謂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載其辭裕釗邇歲亦  
正病此往在江甯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峯絕豐  
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  
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裕釗比所  
遇多乖舛又迫憂患於此事恐終無所就閣下才高而  
志遠年盛而氣銳它日必能紹邑中諸老盛業用敢進  
其粗有解於文事者以爲涓埃之裨惟亮譽不宣

與鍾子勤

文丞書

子勤尊兄先生足下裕釗近從蔣部曹所側聞先生之  
懿私心甚慕鄉日又於部曹所獲睹手書乃承垂問及  
於不肖且感且愧用敢奉書於左右而一陳其所欲言  
蓋自康雍乾嘉以來經學號爲極盛非獨遠軼前明抑  
亦有唐而後所未有也然患在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  
遺其大而反以詆訾宋賢自立標幟號曰漢學天下承  
風相師爲賢君子病焉近乃復有一二篤志之士稍求  
宋儒之遺緒推闡大義而不溺於纖小之習然或專從  
事於義理而一切屏弃考證爲不足道蒙又非之夫學  
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之以考證雖其說甚美而訓故制

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焉故裕釗常以爲道與器相備而後天下之理得至於本末精粗輕重之數是不待口說之辨而明者也然學者常以其所能相角而遺其所不能者以開其隙而招之攻是以學術異趨紛然而未已夫以其然其必有窮貫乎本末精粗之數而無所不能至者出焉存其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一切之爭可息也烏乎非有絕人之資勤篤之力其孰能與於此雖然必樹是一人者爲之宗以靖天下之紛紜而一其趨於是學者得有所歸隨其才力之所至雖淺深大小不齊而於道皆有所明夫然後學術一而成材

衆矣豈不痛於水火相盪更出迭勝而以黨仇攻伐爲  
事者哉伏惟足下才高而識遠智崇而業廣自許鄭賈  
孔下逮

國朝顧閻江戴段王之說旣無所不窺矣又將一折衷  
於宋儒以求當乎周公孔子之意由是而推之則裕釗  
之所稱者足下豈有意乎抑將敗此一途以待後之作  
者乎相去千餘里不得面奉誨言惟幸辱教焉裕釗頓  
首

答劉生書

曉堂足下蚤春承寄示文數首入秋又得手書勤拳懇

至足下之用心何其近古人也足下諸文所爲尊君事  
略最腕摯可愛讀老子中一段詞甚高闢然入古人之  
室矣前幅微覺用力太重少自然之趣他文識議並超  
出凡近而亦時不免病此夫文章之道莫要於雅健欲  
爲健而厲之已甚則或近俗求免於俗而務爲自然又  
或弱而不能振古之爲文者若左邱明莊周荀卿司馬  
遷韓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厲而氣雄然無有一言一字  
之強坳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最爲  
難知其難也而以意默參於二者之交有機焉以寓其  
閒此同非量莫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追治之久而一

且悠然自得於其心是則其至焉耳至之之道無他廣  
穫而精導熟諷而湛思舍此則未有可以速化而襲取  
之者也吾告子止於是矣夫文之爲事至深博而裕劍  
所及知者止於是其所不及知者不敢以相告也以足  
下之才循而致之以不倦他日必卓有所就此乃稱心  
而言非相譽之辭也足下勿以疑而自沮焉可也足下  
文知友中多求觀者故且欲留此俟他日再奉還耳惟  
亮譽不宣

復某邑侯書

閏月之望奉到四月十日手書捧讀之餘且感且愧以

執事拳拳之雅不肖雖愚無知甯有不感激而應命者  
況裕釗自幼束髮受書過不自量竊斐然有述作之志  
今以桑梓之鄉志乘之重重以百餘年之廢墜卽徵明  
命猶思奮筆於其間其有承大君子再三之召而顧慙  
然自外乎惟是生命不辰適丁大故三月之內再罹鞠  
凶大義私情具有萬不可者前書恣恣未盡所懷故復  
敢悉陳其愚而執事察焉竊惟送終者斂形之後莫重  
於葬今先君先妣窀穸未安筮宅筮日蚤暮遑遑若舍  
而它適則茲事將遂曠選必且久淹歲時且過時不葬  
違先聖之明訓冒

國家之刑章斯謂罪人遑間餘事禮卒哭而耐小祥以前寢堂饋奠猶生事之晷夕哭酌必躬必親斯乃古今之達禮人子之至情也況裕釗自痛生平飢驅四方衣食奔走晨昏多缺抱恨終天今昕夕所稍得自盡者不過歲月之間而復違焉其胡能忍且自先王制爲緘麻之服以爲至痛飾使賢者得以遂其情不肖者亦以恍於目而動於其心後世教誼頽紊甫經虞耐遂墨其衰往者有宋朱子暨

國朝四明萬氏岷山徐氏皆痛疾言之裕釗曩讀其書爲之凜然每與徒友論辨及此以謂禮教之廢壞風俗



之哀薄士大夫之知禮者所宜力振流失而返之古初  
嚮之所稱謂何今至於大故而自蹈其失耶然服疏衰  
之服以居廬聖室之中可也若遂入城廨身局中既欲  
守禮亦虞戾俗墨纓則實疚隱衷素縞則恐駭物聽進  
退審顧無一而安揆諸事情尤爲未便蓋三年之喪天  
下之至痛也故古者天子諒闇三年不言既練然後君  
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所以致其哀而不敢以間之也  
故曰重志之謂也大功猶廢業況以父母之喪而與於  
纂修之役乎致悲戚則廢務思職事則忘哀且執事亦  
安用此昏悖奢亂之人而任之事哉昔歲之冬湘鄉曾

相國詒書招赴金陵近黃子山太守亦以試事見邀裕  
釗並瀝述前情壹爲辭謝非獨於明命有所廢格且以  
執事之國士遇我裕釗甯不憤焉惟是慘痛之際奄忽  
之期實於先靈未忍違去而私計執事宏宣遠猷樹立  
方未有艾儻不以裕釗之愚不肖異日所以自效於左  
右者惟所使之斯則裕釗所得少自盡於先人者無過  
日月之際而竭誠殫力以報知己者方且誓心於無窮  
執事其亦可以悲其志而原其罪已若以志乘之修必  
有取於愚者之一得則謹條數事列於左方執事或有  
取焉其與效馳驅於前亦奚以異如謂離其喪次執事

在公則輟轉私衷其不能自克也決矣肅復布臆惟垂  
察不宣

增脩志末議六條

一地志於目錄家屬地理而治地理者必以輿圖爲本  
宜仿晉裴秀氏之法爲之計里畫方或五里或十里爲  
一方每方或一寸若寸有五分周之得四寸若六寸裴  
氏所謂分率以辨廣輪之數者也又皆以虛空鳥道圖  
之使東西南北四正四隅辨方正位較然不易裴氏所  
謂準望以正彼此之形者也其人所經行之路迂直高  
下險夷各異者別相綴爲黑子識之而注里數於其間

所圖黑子驛路爲圓形非驛路爲銳形裴氏所謂道里以定所由之數者也卽其所謂迂直高下夷險之體亦於是寓焉一邑之中城池鎮市山陵川澤要隘四至入到皆詳著於其上圖後以說輔之一市之中塵肆若干戶居民若干戶水陸可通某所山陵或爲平迤或爲險峻大小高庫若干里若若干丈川澤廣狹若干丈若若干頃谿谷支流所出所會舟楫所通春夏水漲可抵某所歲寒水落可抵某所某道某涂所達某所橋梁堤堰及要隘若干所皆一一登記明晰然後一邑之政自治民行軍詰姦捕盜興修水利阜通財賄自可披圖按籍

一覽瞭如

一賦役爲州縣鉅政自

開國以來所定舊章中間隨時變通著爲定令下迄咸豐中巡撫胡文忠公所改定漕糧章程尤爲切要並宜全錄成案一無遺漏庶上下均有所守而吏胥不得因緣爲姦此最利國利民之大者

一土地之宜百昌所殖上奉

國賦下繫民生其各鄉田野高原下隰種植樹藝所宜因地有殊並宜就訪其鄉之士商農民考問翔實區分同異具著於書

一史家藝文有志肇始蘭臺其中但載書目不紀文字  
以不可勝載也以後列史志藝文經籍者一皆祖述班  
氏而近日各行省及府州縣志往往增載詩文連篇累  
牘實乖體例夫苟纂著可以行遠則錄其書目而已若  
既無成書又或所刊詩文集恐遠未能與於作者之林  
則何取而載之今宜一以班志爲定但著書目其它所  
有詩文概屏不錄

一自昔郡邑志若宋之剡錄暨乾道新安咸濟臨安諸  
志皆詳贍彬彬雅事蹟完具爲後世所取信洎明代朝邑  
武功縣志乃始專尚簡要往往爲固陋者所藉口

昭代諸儒頗以爲譏蓋簡略過甚事必不詳不備徵文  
考獻將何賴焉大氏著述之要貴在詳而不穢贍而有  
罷凡關於政俗之大者必宜綜覈明練使可依據惟論  
次人物是則務崇簡質無令繁蕪徒穢簡牘

一局中宜廣儲書籍自經傳史鑑歷代名人詩文集旁  
及傳記雜家說部之書一有未備則討論不周必至舛  
漏貽譏來者凡所需簡冊或購之書肆或假諸藏書之  
家務求富有乃可集事

答李佛笙太守書

价至奉讀手書爲之感歎無已及讀所示大箸則又大

言且詫不謂足下銳進一至此也來書謂此行誠失計然獲交不肖時相從問得學問文章之要指挈長度短固亦未爲失裕釗豈敢任此願足下之文乃精進若是則信所得多矣文誠出於人人足以信乎今而傳乎後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以易也且所謂窮通得喪愉戚寒飢者溫飽者擾擾一旦暮之事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知足下故必不以一官置意中然卽爲衣食計則亦有命焉力所能謀謀之所不能謀則聽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裕釗曷時讀論語獨深有契於孔子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一言且嘗試縱觀生民之



初以至今日盛衰倚伏與夫人之賢不肖茫乎紛乎眇不可紀極終其興若廢有一之非其命者邪或乃弃其脩行立名所得自爲之事奔着騁欲一切以徼非望卒泯泯以沒身甚且爲詬於天下後世者甚可悲也旣亮識其然又自少酷嗜學問文章是以一意搏精於此而不遑恤其它惟是年齒日長神智日耗恐遂終無所就時獨以爲懼近者撰得書元后傳後一篇乃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漢人且私計

國朝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諸公未知其孰先孰後也雖則狂謬至是乃復私

自疑輒錄寄足下爲我一決其然否其然邪是吾益也  
用竊自喜也不然邪卻退矣吾滋懼焉請必明語我俾  
得一自釋焉抑以足下之果勢勇銳若是使由是屏弃  
百爲以從事於斯且使裕釗駭憚畏避而不敢與競也  
承欲來爲一握手之歡聞之喜忭無已書不能盡意俟  
爾時當極意一傾吐耳

答黎純齋書

承兩惠手書並賜寄拙藁均奉到裕釗此文頗規撫司  
馬氏而迹未能忘足下遽謂能突過姚梅二家私心固  
未敢以自信耳梅氏文已遵來示簡得二十餘首另紙

寫目並呈上人各有所耆好必不可強同且卽一人之  
身而先若後所厭喜固往往異矣此固不可以爲定也  
柏規山房集其得失頗如尊論然梅氏勝處最在能窮  
盡筆勢之妙其脩詞誠愈於方姚諸公然一意專精於  
是而氣體理實遂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此其所以  
病也自唐以來稱文者惟韓退之於本末精粗表裏之  
數無所不盡故焯爲百代之宗其他或注意於此而時  
不能無脫漏於彼固賦於天有以限之抑其人之致力  
各有所偏至也文之難爲工故若是哉曹子桓有言文  
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裕釗從事於此三十有餘

年矣曩既苦才薄又自少至老憂患寒飢之擾其慮奪其日力進尺寸如走千里今雖欲追古人最上之境而從之而齒髮日衰精力益減於前時顧視前後中心惴慄懼灑焉若新寒之栗體嘗以謂千百世之中四海之內有志奮厲爲文辭者不少下者才力之不逮其稍進者或學不得其術或所遇足以苦之羸詘於人者居其半焉羸詘於天者居其半焉學焉而不能成成矣而不能極其至振古以至於今英才志士同聲而悲咤者亡慮皆以此也因論梅氏文意有所觸不覺翻縷至此惟諒譽不宜

復查翼甫書

翼甫足下積年睽隔思子爲勞鄙人以宿昔性嬾作書  
每奉惠函輒久稽裁昔歲足下遣罹憂戚竟亦未及  
聞知弔唁竝闕深歉於心秋間君來我去如相避然爲  
之惆悵無極足下謂豈其中有數存者邪諒哉讀來書  
欸欸深深使人再三諷誦而不能已又先後承惠諸珍  
冊良深感謝承示大著春秋地理異同釋牘讀一過已  
覺甚精核體例亦善足徵好學深思非世俗之所能及  
頃以事當返里門忿忿不得暇俟明春來至金陵容更  
細加細繹惟鄙人於地理之學鄉日不過略涉其藩恐

未能爲足下剖晰幽蹟決定然疑或爲作一序略道足下纂述之悻儻尙能爲役乎足下勤學不劬爲今世所罕覩惟學問之道義理尙已其次若考据詞章皆學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須爲用然必以其一者爲主而專精焉更取其一以爲輔斯乃爲善學者不然人生祇此精力祇此歲年行岐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孫卿之言不易之論也欲爲古文則程功致力之始熟讀深思四字足以盡之其所資於考證者莫要於典禮制作之原古今治亂之蹟更求之蒼雅訓故之書令文章爾雅遠於鄙倍而已其他偏指末學可一舉而掃除

之也且卽專精考證亦宜務其正大而深博者

本朝經學號稱極盛然其能闡述六經之宏愷洞明古今之要最勒成一書卓然自存於天壤者僅乃十餘家已耳自乾嘉以來家纂一編人立一說枝辭碎義汗牛充棟者不可勝數迄今未幾時其書已若存而若亡更歷數百年誠有如歐陽氏所云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者竭耳目心思之力積數十年之勤所爲者乃終歸散亡磨滅之書是亦不可以已乎知道者必無惑乎此裕釗衰老日甚鬚髮十九白矣幸差能食精神尙不大憊耳小兒鶩鈍爾時且專攻舉子業其餘皆懵不曉來書

獎借之已甚非所以厲之也尊外舅近晤見不希爲道  
意并詢賓日昆弟近好久不相見道阻且長爲之惘然  
且雖足下與渠等想亦不能長合并也復詢近佳惟亮  
譽不宣裕釗白

與張煦堂大令書

前數日閱邸鈔知以被議左遷爲之惋愕無已不謂足  
下事遂乖舛至此也人生所遇通塞固不可以常理論  
或材行志節出於人人而困阨沈淪不得行其志或錄  
錄無所短長比肩尊官顯秩賢人君子俯首噎氣倅佗  
不敢出一語其不肖之徒庸虛鬼瑣之醜類乘機冒進



舉生倖心人自期以方面公輔芒不復有閭域制限於是乃蠲弃廉恥相奔於邪徑幽竇抵死并入以求得之雖然其遂以是顛躓身敗而名裂者亦不可勝數也且所謂一意自守不肯少貶以阿世俗而卒躋通顯者抑豈獨無其人邪屈信存亡之際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天故不可得而知也且嘗試獨居妄度自天地剖判至今且千萬歲天亦稍衰且老矣固時不免矇瞶瞽亂其所處是非臧否以施愛憎賞罰亦豈信能盡其理邪夫天處高而人錯居其下而權命一懸寄焉又時不免昏亂錯迕則夫人之所謂

窮通得失廢興者譬猶深夜瞑目繫手以走曠聞之虛  
夷險一惟所值焉斯已耳其又孰從而意之邪足下質  
直勁正出於天亮又達於當世之務宜在顯位施澤於  
當世者也其至是命也然使命不終否復進而上一反  
手間耳亦莫知其爲之者也正已以俟之而已矣羅少  
村都轉常晤見否恩恩未及作書請以此示之使聞狂  
言取一笑爲快不足令他人見也